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杨燕杰
刘莹 著

中州大侠

王天 斗



杨燕杰
刘莹
著

中州大俠王天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州大侠王天纵/杨燕杰,刘莹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47-118-9

I. 中… II. ①杨…②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852 号

书 名:中州大侠王天纵

作 者:杨燕杰 刘莹

出 版

发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25 万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6.90 元

ISBN 7-80647-118-9/I·8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王天纵生在清末光绪年间,是河南嵩县人氏。

他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跑到熊耳山的普济寺做杂役,跟寺里的老和尚学会了一身高超武艺。一天夜里,老和尚被人暗算,凶手是谁?

他被大富豪彭七请去护院,在那里练出一手百步穿杨的枪法。彭七与另一大富豪林家争利,林家勾结官府害得彭七家破人亡。彭七在亡命天涯时,把从林家得到的两件宝物托付给已经上熊耳山当了土匪的王天纵保管。林家千方百计想夺回自个儿的宝物,先是追杀彭七,后又追杀王天纵。林家夺回了自家的宝物吗?

王天纵率领自己的匪伙弟兄绑票、抢劫……为所欲为,成为熊耳山的第一大匪首,同靖山的大匪首丁童盛发生矛盾,他们争斗的结果如何?

作为匪首,确实无恶不作,但王天纵的良心没有泯灭。那么,人性同兽性是怎样在王天纵身上统一的?

王天纵兄弟俩结识了两位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子,他们的情感历程如何?

本书情节起伏,一环扣一环,剥笋一样,把上面这些疑团逐渐解开。

目录

雪夜飞镖 (1)

——槐树枝上吊着三个赤条条的女人；冲破积雪，跃出四条汉子，有的挺枪，有的舞刀；王天纵飞镖抢女尸。

投师学艺 (11)

——王天纵到普济寺做杂役；老和尚教会王天纵“太平剑”的七十二招后，不明不白地被人杀死。

彭林结仇 (21)

——林家二爹得罪了朝廷，待斩秋后，林家大爹把三千亩地和皇上赐的祖母绿卖给彭家；王天纵、黑子一同到林家打劫。

艺高胆大 (34)

——王天纵受聘给彭七的民团当教习；杆匪围住鸣皋镇叫牌子，王天纵救彭家于危难时刻。

忍辱出走 (48)

——林报潜入王天纵的住房，盗走老和尚的遗书，向县知事密告彭七暗通“长毛”余党；县知事打

发刘营官给彭七透信儿。

拔刀惩凶 (64)

——在骡马店听稀奇，什么慈禧害死了光绪、袁大头抱洋人的大腿、洛阳府衙前有揭帖；土匪杀死四五十个送亲的人。

逼上梁山 (75)

——王老爹惨死在官兵的棍棒下；丁童盛救下黑子、栓柱的家人；王天纵放火烧了林家的草垛、粮仓，放开嗓门儿叫牌子。

绑架“花票” (86)

——王天纵他们到张家洼绑了张家地主的小姐，得了五百两赎银；张家地主想追回银子，被丁童盛的喽罗打跑。

鸣皋突变 (99)

——林家把状纸递到洛阳知府文悌手里；彭七略施小计，逃之夭夭；林家四兄弟打死彭七的三个老婆，设计活捉彭七。

救人危难 (112)

——彭七不肯上山当土匪；栓柱、黑子送天勇到永宁王范镇治伤；在王范镇外，横着具无头男尸，阳具被割掉，脑袋放在两腿之间。

好事多磨 (125)

——凤莲和天勇的四道目光就像被两条瞅不见的丝线绞在一起，扯不断也拉不开；马老六的把兄弟夜入凤莲家。

捆绑“夫妻” (137)

——麻文得生得一副不起眼儿的样子，可满肚子

尽是花花肠子；王天纵抢劫官银，叫了麻文得和自卫团丁的牌子，逼他们和自个儿一起跳火坑。

一打范蠡 (151)

——丁童盛三代当土匪；毕丙午对洋神父说：“你的包袱上帝拿去了。”丁童盛趁年节到范蠡镇捞一把。

绝处逢生 (165)

——王茂刚还说“能服侍兄弟你，是俺的光彩”，一听说彭七败了家，立时就变脸儿；林报找到彭七的栖身地方。

再打范蠡 (178)

——王天勇献计改攻北门；丁童盛给土匪放年假，让王天勇捎话给王天纵：“俺还想和你们兄弟碰碰杆。”

“夺命”寡妇 (190)

——贺贞说：“俺上山和大伙儿一块儿干，不是想拉杆升官，也不是想拉杆发财。俺是要夺张更山的命，要他偿还俺振升、先升的命。”“夺命”寡妇绑了林报的未婚妻。

智取洋枪 (201)

——彭七把林家的卖地契和祖母绿托付给王天纵；麻文得设计绑架洛阳大京货栈的潘掌柜，逼他家里买洋枪洋弹赎人。

杀人吮血 (216)

——佟士文抓住仇人要报杀父之仇，引起崂山、熊耳山两大股土匪争斗；张寡妇求王天纵搭

把手，帮着报杀爹、杀夫、杀子的大仇；谢老道领兵钻进崇阳沟。

崇阳“激战” (227)

——谢老道剿匪走到“刘秀炕”前，美滋滋又想升官儿；崇阳街上再唱大戏；土匪头子结拜。

互诉衷肠 (239)

——丁童盛对王天纵说：“万一俺有个啥不测，你也好接手全宝山。”王天纵全然不明了丁童盛的话外之音；畅说同盟会；王天纵打算陪天勇到上海治伤，求丁童盛照应自个儿的匪伙。

凤莲夜奔 (250)

——凤莲家破人亡，连夜逃到杨村投靠天勇；王天纵在杨山上安营扎寨；凤莲和天勇成亲。

路见不平 (264)

——洋人把王天纵他们从一等车厢赶出去；在轮船上，“乱党”分子喊着“民国革命万岁”，跳进滔滔长江。

天保客栈 (276)

——刚到天保客栈外，就看到龟奴肩扛妓女的新鲜事儿；王天纵装成陈英士，蹿房越院逃走。

辣椒姑娘 (290)

——黄金荣是上海滩的青帮老大，杜月笙、张啸林同他合伙儿贩卖鸦片；王天纵遇到“辣椒姑娘”。

两心相知 (300)

——黑子送金银到上海，说丁童盛想合并熊耳

山的队伍，栓柱急等王天纵的回话儿；杜姑娘打听王天纵成亲了没有；老和尚之死真相大白。

分外眼红 (312)

——林报抓住杜姑娘要挟王天纵；杜姑娘雪中送炭；斗智斗勇，王天纵报仇。

登擂助阵 (324)

——奥皮英不敢同霍元甲比武，偷偷溜走；跑马场上摆擂台，日本武士逞雄；霍元甲拳打松下三郎。

“拉地硬些” (337)

——到洛阳东关学堂绑票，抓走几十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娃儿；学生们一路上吃尽苦头；文悌瞅着孙子被割下来的耳朵，把彭七打死在大堂上。

中国万岁 (349)

——杜老先生要把杜天珊许给王天纵，但要王天纵把卖地契和祖母绿交给他；爱国商人朱葆三雇了八个洋人在南京路上出洋相。

尾 声 (358)

后 记 (359)

雪夜飞镖

——槐树枝上吊着三个赤条条的女人；冲破积雪，跃出四条汉子，有的挺枪，有的舞刀；王天纵飞镖抢女尸。

豫西这年的冬天特别冷，风比往年更硬得刀子似的扎人，雪不仅下得勤，而且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

说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几场雪了，只知道它比以往任何一场雪下的时间都长，一气儿下了六七天，几尺深的积雪盖满鸣皋镇的大街小巷、树梢墙头、屋顶院落，压得一些茅草房、土坯房梁断顶塌，把手腕粗的树枝都折断了。

鸣皋镇里白茫茫一片，了无声息，死一般沉寂。要是没有飘飘的炊烟，这里简直就像一方无人之地。

镇外那些熊耳山延续下来的起伏山岭，此刻也全是白花花戴了孝一般，分不清哪是高峰小岭、哪是原野村镇。

鸣皋镇位于豫西千山万壑之中。

秦岭延伸到陕西同河南相接的地界以后，分蘖成四条大体

平行的横向山脉，北边儿的叫嵕山，南边儿的叫伏牛山，夹在它们中间儿的分别叫熊耳山和外方山。这些山各向东或东南方绵延百里，山头鳞次栉比，山势险峻得连猴子爬起来也费劲儿；至于各个山脉的主峰就更是万仞入天，一年到头儿都淹没在缭绕的云雾之中。

伊河水劈岩钻隙，从熊耳山和外方山的丛山峻岭中汹涌而出，咆哮着朝东北方向冲到伊川，再折头向正北，奔腾七八十里到洛阳南边儿的龙门，汇入洛水。

从伊川逆伊河往西南方走上大约二十里，便到了归嵩县管辖的鸣皋镇；从鸣皋镇往西南走上三四十里，就到了嵩县。

穿行在山峦叠嶂中的伊河，成为连通散落在熊耳山和外方山峰峰岭岭上的村镇的重要水道。在伊河边儿上的鸣皋镇便得地利，汇聚了伊河上游各地出产的粮食、山货及各种土特产，特别是药材和竹子，就地买卖，买家卖商，人来车往，闹得这鸣皋镇里熙熙攘攘、红红火火。

其实，鸣皋镇算不上有多大：镇中间只有条能勉强过挂马车的黄土道儿，两旁边儿挤满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店铺，有的卖干鲜果品，有的卖南北杂食，有的卖土杂日用，更多的店铺卖竹子、竹器和药材，其间夹杂着些挑着幡旗的酒馆、飘散着油香的饭铺什么的。别看店铺里的货柜没有油漆、桌凳歪七扭八，生意倒还兴隆。

围绕着这条土街的，是一片又一片土坯房、茅草棚，里面散居着几百户百姓。春、夏、秋季天气暖和点儿的时候，他们种地、跑船、搬运，像如今这种大寒天，便都被狂风大雪逼在土屋、茅棚里，就像蜜蜂在巢里猫冬一样。

狂风仍在呼啸，刮得山摇地动，吹得雪花翻飞，漫天皆白。

一直到天黑尽了，大雪才停住，北风却照旧可着劲儿地吹；

天低得压在大地上一样，使挺立在鸣皋镇南的那片树木在白雪大地的银光朦胧中显得更加高大。

那是一片泡桐树林。

距泡桐树林几十步远的地方相拥着长了四棵桶口粗的槐树，其中一棵斜出的枝杈上吊着三个人。

是三个女人。

她们的长发拴在绳子上，绳子挽在树枝上，“呜呜”尖叫的疾风把她们僵直的尸体吹得东摇西荡。

三个女人年龄小的不过二十出头，大的也就三十来岁，个个被剥得一丝不挂。

她们的身体虽然已经被冻得梆硬，但看得出个个身材窈窕、皮肤细嫩、眉清目秀，显然都是在蜜糖水里泡大的富贵人家女子。

最出奇的是，从她们每个人的阴户里都伸出根棍子，像拖着条尾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是受了被土匪称为“捅蚂蚁窝”的酷刑。

从远山近野传来清晰可闻的虎啸狼嚎，更显出雪夜的阴森、恐怖。

下半夜了。

风仍然在吼。

群狼还在长嚎。

突地，在南边儿天地相接处出现四个黑点。

眨眼儿工夫，四个黑点儿就变成四个人影儿。

他们轻巧地掠过无边儿的雪原，抽袋烟儿工夫，已经掠过来四五里。

飞跑在前面十多丈远的人微微抬起右手，示意跟在身后十多丈的三个人停住。

前面那人抬起的手刚刚落下，跟在他身后的那三个人就已停在他面前。这几个人的个头儿本不算矮，可往抬手人面前一站，却都矮了一头。他们有的戴毡帽，有的光着头把长辫子绕在脖子上；有的穿破衣烂衫一身短装，有的穿长袍腰系草绳。

其中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如牛吼地叫起来：“大哥，停住干啥？前面就到地头了。”

比他稍矮一点儿的人扯下毡帽，向前指着说：“大哥，俺都看见了，就是前面那几棵树。你看，吊着的人影儿都看得见了。”

“啰嗦个啥！”大哥严厉地把手一挥，“俺又没瞎眼。”

“你……”“大嗓门”刚叫出一个字，就被“矮个子”捂住嘴，没好气儿地说：“还吼还吼，大哥心里不比咱急？大哥总有他的道理，你瞎吼个啥！”

那个精瘦的同伴瞅瞅“大嗓门”、瞅瞅“矮个子”，一句话也没吭。

大哥挥挥手，蹲下身子，机警地扫视着眼前的大片开阔地和那边树上吊着的人。

那三个人不知大哥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在打啥主意，跟着矮下身去。

劲风对着他们刮，把冰针雪碴打到他们脸上。

“大嗓门”两手捂住脸，烦躁地连吐口水，表示对大哥不满。

被称做“大哥”的人姓王名叫天纵，二十六七岁，生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方脸上嵌着扫帚眉，鹞眼鹰鼻。他人虽长得五大三粗，说话却细声慢语，透出股稳当、不容反驳的威严劲儿。他不理睬“大嗓门”和“矮个子”的话，心里自顾自盘算：这情景不大对劲儿啊。往日子这鸣皋镇是饿狗满村乱窜、恶狼绕村乱转，可现今咋就这么怪，都后半夜了，三个人挂在树上，既没有饿狗来抢食，也没有狼群在下面打转转。这是咋的了？难道不成是被

活人的杀气吓的？王天纵睁圆一双练就的夜视眼，四处仔细观察，终于看出雪地上有凹痕，显然是被人趟过，还没有被雪填平；槐树前面空场的四角又为啥隐约凸起？他沉眉低眼默思了一阵，在鼻子里轻蔑地哼一声，心里说：“这就是了。林家小子真够滑头的。”他回头瞅同伴们一眼，轻声招呼：“都趴在这里别动！俺过去看看。”说着话，顺手捞起棉袍的下摆，掖进腰带，身子一弹，人就飘飞起来似的，直冲槐树而去。也就眨巴眨巴眼儿的工夫，他便越过开阔地到了距树十来丈的地方，两脚咋一落地还没站稳，便双手一扬，“嗖”、“嗖”、“嗖”接连打出三只飞镖，击断三根吊在树杈下的绳子。

三具女尸应声落在雪地上，没进积雪里。

说时迟那时快，雪地上四个凸起地方的积雪忽地向上翻飞，从翻飞的积雪中跃出四条汉子，有的挺枪，有的舞刀，从四面冲上来，把王天纵围在当中间儿。

王天纵从背后抽出乌龙剑，左挡右推，把那四条汉子引到离自己一剑之地，脚下一顿，拔地而起，飞身越过对方头顶，落在圈儿外。

那四条汉子对王天纵的这手猝不及防，来不及收力，结果从东边来的枪扎到西边同伴的肚子里、从南边飞去的刀砍向北边同伴的头。……

王天纵的三个伙伴见情况突变，也就不管不顾地冲过来，一一认准对手，同剩下的三条汉子打斗在一起。

王天纵见自个儿没法带走三具女尸，想找个帮手，便乘对方一人正好背对自个儿，发出支飞镖。

那人听见飞镖带动的风声，心知有暗器飞来，身体迅疾向前扑倒，只是挥刀的右臂来不及收回中了镖，疼得他“哎呀”一声大叫，扔掉砍刀，抱住右臂，在雪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嚎叫。

正同这小子对打的“大嗓门”趁势一刀劈下去，把他连脑袋带半个胸膛齐齐砍掉。

“黑子，快去背七爷的夫人！”王天纵招呼“大嗓门”。

他二人一阵风卷到树下，黑子把刀插进腰带里，冲到一具女尸跟前，抱起来夹在左胳膊下；又抓起另一具女尸，夹在右胳膊下。

王天纵已经把第三具女尸抱起来扛在肩上，喝声“快走”，转过身子，撒腿就跑。

他二人刚刚闪过两对正在打斗的人旁，就听“砰”的一声枪响，精瘦的那个同伴中弹，翻身倒在地上。

已经冲出几十丈远的王天纵用空着的左手从怀里掏出六轮枪，回头扳动扳机，射出仅有的一颗子弹，不歪不斜打在一个对手的脑袋上，吓得对方剩下的小子边放枪边喊：“‘神炮’来啦——快来人啊——”

“大哥，天勇……”黑子停住脚，想往回奔，去救那精瘦的叫做天勇的同伴。

天勇是天纵的弟弟，天纵咋不想救，可眼看林家埋伏在远处的人就要冲过来；他们如果用洋枪打，天纵三个人可就插翅难飞，哪个也跑不脱了。王天纵闪电般想到这些，哪儿还敢犹豫，拉一把黑子，又回头叫栓柱：“快走！天勇命大的话，咱们再想法子救。”

三个人飞奔而去。

从王天纵冲过去同林家四兄弟交手，到他们三人消失在风雪弥漫处，不过短短两三分钟。

“大哥，歇一下，俺扛着两个人呐！”黑子大口喘着气儿，汗水流进嘴里。

王天纵头也不回地说：“栓柱，你咋不帮着背一个？咱不进

大山不能停。那姓林的狗杂种歹毒着哩，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会放过咱们的。快走！”

栓柱年纪轻，说到顶也不过十八九，面嫩得很。他刚伸手去接黑子左肩上的女尸，却发现那女尸光不赤溜、肥臀大乳，吓得缩回手，脸膛飞红，惊叫起来：“这咋成呢！大哥，俺爹说，男女……”

“都啥时候了，还顾得上这些。你就当她是七爷。”王天纵提高声音说。

“接着吧，小子——”黑子左肩膀一抖，肩上的女尸飞向栓柱。

栓柱闭紧眼双手接住女尸，扛到肩上，嘴里嘟囔着：“俺可没看啊。等俺爹问起，你们得帮俺说句话。要不，看了别人女人的光身子，两眼会瞎的。”

一路无话。

天快放亮时，他们三人已经奔进熊耳山深处，见着个山洞，王天纵说声“就这儿吧”，一头钻进去，双膝跪倒，闭住眼，恭恭敬敬地把扛在肩上的女尸捧放在地上；接着，从背后抽出乌龙剑，解开腰间草绳，脱下长袍，用衣襟盖住女尸的身子，这才睁开双眼，对着女尸连磕三个响头，絮叨着说：“七爷恕罪，小人确实没法子才不得不这样做，不是有意触犯尊夫人，恕罪恕罪。”之后，站起身，招呼还在洞口的黑子、栓柱，“快进来。闭起眼，把三位夫人放在一起盖住，磕头谢罪。”

黑子、栓柱相跟着走进石洞，闭住眼睛跪到地上，放下肩上的女尸，与那具女尸并排放好。

王天纵闭住眼，扯过棉袍，把她们一起盖住。

王天纵他们三个来回奔跑几十里，折腾了半宿，也累得可以，便都坐到山洞外边歇气儿，好半天也没人吭声说话。

东方发白了。

晨曦洒在远远近近的高峰矮岭上，孝装素裹的山野银光闪烁，刺得他们眯缝起眼睛。

栓柱双手抱住身子，身子仍不停地哆嗦。他站起来走进山洞，坐在距洞口不远的地方。

黑子见栓柱冻成这个样子，不由得也哆嗦起来，看一眼王天纵，走进洞里，站在栓柱身旁，用脚踢踢他，意思是叫他往里挪挪。

栓柱扭头看一眼地上的三具女尸，转过头，不理黑子。

黑子伸手抓住栓柱的双肩，生生把他提起来，往女尸脚前一放，自个儿坐在栓柱原先坐的地方。

王天纵走过来，横黑子一眼，拉着栓柱坐到黑子对面，离三具女尸稍远一点儿的的地方。

太阳蹲在远处山头上，把一丝丝光亮吝啬地射进洞口。

黑子、栓柱早就又困又乏，让阳光一照，身上顿觉暖和了许多似的，歪着头打起盹来。

王天纵想着七爷和他一家的遭遇，心里刀扎般的难过，把牙咬得格格响，铜打铁铸的脸上流下两串热泪。

雪后大晴，一轮红日悬挂在半天。

山洞里更加明亮了。

栓柱睡了一会儿，缓过劲儿来，把目光投向王天纵，见他一脸酸楚楚的样子，惊诧地问：“大哥，你咋啦？”

“俺、俺……”王天纵摘下头上的毡帽，满脸一抹，掩饰着说：“没啥、没啥，一脸的汗，抹一把。”

“大哥别骗俺了。俺知道你是替七爷难过。……”

“知道还问啥！”黑子狠声狠气甩给栓柱一句。

栓柱挨了训，拉长脸，撅起嘴。